



逃犯条例 深度 影像

微纪录片

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我们连续四个周末，用镜头追踪一个勇武青年的行动和抉择。拨开废青和甲由等僵化的指称，去了解他所走过的心理脉络和思想转变。

影片摄制：Stanley Leung 采访：林丁秦 文字：林丁秦、陈倩儿 | 2019-08-27



2019年8月25日，荃湾的防暴警察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摄：林振东/端传媒

他说，“就叫我阿勇吧。”23岁，刚大学毕业，瘦削高挑，说话语气轻松，带点幽默和调侃，至少表面看来如此。

受伤怎么办？“找个好点的医生就好了。”解放军坦克开进香港呢？“他们说在深圳，十分钟坦克就可以开过来。十分钟？只到上水吧，你以为这里是天安门？马路这么宽？大佬，在红隧塞车都塞你一个钟头啦。”被称为“废青”会生气吗？“谁得闲有那么多情绪？我觉得废青这个称呼已经很好了，起码我作为一个人，好过甲由、黄尸。”

一個勇武年輕人的自白：你解決了問題，這幫人就不會出現



在激烈的警民冲突前线，阿勇平平无奇，是许多黑衣年轻人的一员；而置身现下香港更大的博弈之场，他成为备受争议的一个群体——有人称他们勇武仔，有人骂他们废青、搞事的，也有人贬损他们是甲由、过街就应该被打。反修例运动持续两个多月，警民交锋无数，自7月底开始，警察大幅升级武力，而同时，示威者使用的手段和暴力也不断升级。有舆论认为是政府长期的回避和警方的过度武力、滥捕、对被捕者采用殴打等行为，加剧了市民的仇恨和愤怒；也有人认为，起源是勇武，勇武退场，一切冲突也就消失。

过去两个多月，阿勇走过和平的游行，打过和催泪弹、橡胶子弹直接对抗的“阵地战”，也参与冲遍香港多区的“游击战”，来到八月下旬，他越发疲惫，也略感迷茫。8月25日星期天的晚上，警方第一次将两辆水炮车开进警民冲突的荃湾现场，并一度发射水柱；后来在荃湾街头，数位被持有铁通的示威者追赶的军装警员在紧张的气氛之下，突然鸣枪示警，枪口随后指向示威者、记者和普通市民，沉重的气氛在香港扩散。

这一天，因各种顾虑，阿勇本打算暂停勇武行动，只和父母一起参加游行，游行结束后，父亲一直问他“会不会回来吃饭？”然而，当看到大量催泪弹在眼前炸开、水炮车出动的时候，他又戴上“猪嘴”冲上前线。警察与水炮车强力推进，阿勇被速龙追赶，一度逃跑到山上。记者与他联系上的时候，他表示自己落单回不了家。“今后我觉得勇武抗争彻底没用，但怎么都要做下去，”他语气不再轻松，比往常沉默，“街头抗争真的没什么用，政府不会理，示威者永远不会够警察的装备。我成日话，你拿块砖，他拿支枪，谁打谁啊？”

从“和理非”到“一起冲”

两个多月前，阿勇还是“和理非”大学生，除了几年前偶尔到雨伞运动的金钟现场静坐，几乎没什么社运经验。最初他上网看新闻，了解到《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争议，感觉这个条例“对香港百害无一利”，不过他没有行动。暑假来了，他和朋友们按原定计划离港旅游。6月9日，他从手机看到百万人大游行。6月12日当天，他身处外国机场，心悬在金钟集会的现场，他守著直播，看到警方向示威者和市民发射大量催泪弹，中信大厦前有市民被催泪弹围困，十分愤怒，一抵港，他就投身运动。

起初，他的参与是到社区派发传单、布置连侬墙，在示威抗议的后排传递物资、喊口号。后来，他开始在示威现场帮忙拆栏杆、设置路障、占路，在示威者的行话里，这个角色叫“工兵”。除此之外，示威者中还分为哨兵、消防员、步兵、镭射兵、急救员、哨兵、魔法师等不同分工。

7月1日是阿勇心理的重要转折点。那天清晨，他和其他示威者想冲击七一例行的升旗礼，但因为警方设置的水马防线“太厉害”，直接封锁了湾仔，大家行动失败，返回立法会煲底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提出要冲击立法会。

阿勇说，自己起初不解，当日立法会没有人开会，冲击的意义何在？但现场气氛浓烈，“有人问，这里有没有人不怕死？有很多人举手，说‘我今日就要做死士。’‘我不会自杀。’那时候很多人自杀，很多人伤心，但大家又说‘要做一个被警察打死的鬼魂啦。’大家讲得很激动。”

冲击开始的时候，阿勇最初站后排。他知道冲击立法会会带来什么罪名，他是害怕的，“被人影到就PK了”。直到有示威者推开到场的议员，用推车撞向玻璃，气氛不断升温，阿勇决定不再退缩，他说那一刻脑中冲出一个想法：“你不能做看戏的人，一定要在社会运动中做一些事。”

“旁边有很年轻的妹妹，我觉得是最勇的，可能只有中四中五，完全无所畏惧，说‘一起冲啦，拿著盾一起冲！’前面有些玻璃碎，警察施放胡椒喷雾，前面越来越少人，冲著冲著就变成第一排。”占领立法会之后，阿勇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中学生，但他内心的想法不同了：“我现在就觉得有什么大家就一起做咯，如果你心底里真的很想冲爆立法会，觉得立法会很废、要重夺立法会，就一起冲。”

随后一个多月，阿勇越走越前：从包围政总、警总、立法会，到“接放工”、尝试瘫痪政府的不合作运动，到占路、堵塞交通等，他几乎都站在最前线。

有些人会说，你对准政权啦，你这样做没用啦，会搞到民生。但我要反问一句，我们真的没有对准过政权吗？

阿勇（化名），23岁，大学毕业生

“我觉得勇武不只是暴力，而是可以瘫痪政府运作，让政府知道他们开始升级行动了，需要回应社会。”他认为，旧时的抗争方式是“斋行”（单纯游行），现在出现超越旧有抗争模式的方法，正是勇武派在做的事情。“大家称这些事情为勇武，是因为这些会触犯一些法例。”阿勇说，“我到目前为止都是这一类，占路、塞地铁，好像是灰色地带，你可以说我是犯法啦，非法集结。”

不过，这些行动在试图瘫痪城市的同时，也为其他市民带来不便和混乱，引发指责。阿勇说，他理解这些行动后会影响到市民，也有些时候，他和其他同伴堵了一条路，但心里也会想，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是否会带来结果。

“有些人会说，你对准政权啦，你这样做没用啦，会搞到民生。但我要反问一句，我们真的没有对准过政权吗？我们围过政总、警总、礼宾府，什么都试过，但政府什么都没有回

应。”

“希望大家明白，做到这一步不是想搞破坏，搞乱社会，是政府没有给出适当回应，才会逼我们作出这些事。”



2019年8月18日，民阵发起的和平非流动集会，参加市民填满整个维园足球场。摄：林振东/端传媒

“由下而上的改变，就叫革命”

818大游行，阿勇从天后排队进入维园，花了整整2小时，这段路平日只需走10分钟。那天香港的雨连绵不绝，被大量撑著雨伞、身穿便服的市民包围，阿勇感觉，“其实参加和理非的活动都几好，你会觉得，勇武派没有被割席。”

阿勇觉得，从和理非转变为勇武，其实是一个过程。他认为，2003年，50万人大游行反对23条立法之后，很快有官员问责而辞职下台，让大家认为“和理非”是有影响力的，但2014年雨伞运动“输了”，政府不但没有回应民众诉求，只是不断检控不同的参与者，是政府让大家开始思考，“和理非”未必是抗争的唯一出路。而来到2019年，从6月至今，共有三次游行超过100万人，政府却仍未正面回应民间诉求。

针对反修例议题，阿勇同意，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寿终正寝”后，修例问题可以算是暂告一段落，但他愤怒的是，在整个运动中，政府和警察的种种表现，已证明政府管治出现道德危机。“其实运动已经转向良知的问题，我们是在争取自由和民主，极权是去人化，用蟑螂、没有持份者（的叙述）来对付你。”8月9日，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时称，一小部分示威者不介意损害经济，他们并非社会持份者（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七一占领立法会之后，721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是整场运动的另一个转折点。据阿勇观察，虽然更早的时候也有人重新喊出“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这句梁天琦竞选时的口号，但口号更广泛的出现，是7月21日元朗涉黑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的恐怖袭击事件后。

“721令大家觉得很多事情改变不到，我认为这是一个转捩点。”阿勇认为，“大家开始觉得这个政府很不堪，我们要有一些改变，才会找回一些（当年的）口号，我不理你是不是港独派，原意是想由下而上的改变，就叫革命。”

随著“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成为运动现场的主流口号，中国大陆舆论场亦进一步将港独视为抨击的标靶。8月6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在记者会上质疑，香港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对于示威者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他们究竟“想光复什么？”

「成日说我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根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的就是中国政府。」

阿勇（化名），23岁，大学毕业生

“你说光复香港到什么程度？到没有你们干政的程度。港澳办、中联办就是在这里搞事。中央政府分明就答应过，可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成日说我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根本带头冲击一国两制的就是中国政府。”阿勇直言，“有些事你分明应承了，你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呢？”

此前示威抗议活动中，曾出现涂黑国徽、抛国旗入海等事件，港府定性为挑战国家主权。阿勇坦言，自己以前其实并不太反感中共，他认为，需要为香港的民不聊生负责的是港府。然而从一地两检开始，阿勇开始感受到“中共不断介入香港事务”，而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他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

“你看到中共不断介入，《人民日报》那些黑人憎的（媒体），五毛也很麻烦，加上耿爽、华春莹这些嘴炮，中联办、港澳办也很麻烦……”阿勇说，“我一直觉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没人会仇中的，甚至好多人会乐意去中国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觉得这些人都是搞港独。你干预别人自由，别人一定会对你反感。”

阿勇多次表示，他相信抗争者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是秉持著各自不同的信念。“现在没有一个大台，没有人可以诠释这个口号，每个人都可以解释这个口号的意思。”对他而言，“革命”不一定代表要推翻政权。

“工业革命、科技革命都是革命，政府好像spin（指扭曲意涵）到大家都觉得革命一定是要推翻政权，一定要暴力，好多人都用革命这两个字啦，人们总说要有革命性的改变。”

「我一直觉得，只要中共政府不要搞香港，没人会仇中的，甚至好多人会乐意去中国玩，但中共政府不知道，觉得这些人都是搞港独。」

阿勇（化名），23岁，大学毕业生

“现在是卑微的抗争，明知输都要做”

如何逼使政府回应和启动“革命性的改变”？没有人能够轻松给出答案。

阿勇觉得，自己只能“去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示威抗争现场。“那次在上环，你看得出来（示威者）不够警察打，很多人同防暴对峙，对峙到差不多就被催泪弹驱散。”阿勇那晚没有去上环现场，在家里盯著直播，他看到前线的示威者“有多少催泪弹都不走，或者用雪糕筒盖住催泪弹。”“那天我觉得非常惨，拉了40多个人才打散，大家就发现，再打阵地战也会被人拉。”

那晚之后，勇武派开始转而使用快闪、游击战和不合作运动等策略。八五香港罢工，阿勇也参与了不合作运动，一早起身堵塞港铁和道路，但他很快发现，民意在不合作运动中很容易受到影响，运动亦会“失焦”。

“前线做了很多事，换来的，其实网上有很多人抨击，不仅是社会普罗大众，抗争者自己内部都有很多声音。有一刻，你都会怀疑自己，塞路做什么呢？”

而同时，警方也在提升武力强度和改变策略。“最近警察也有对应的手法，警力也增加了很多，你去到哪里都即刻有警察来到，各个区都有警察驻守，示威者转场也有体力消耗。大家都有体力消耗，示威者的消耗更，你看警察就在漫步，示威者还要塞路，开始觉得游击战也不是办法。”

8月之后，警方开始频繁对周末游行活动发出反对通知书。而在8月24日、25日的观塘和荃葵青两场合法游行前，港铁则开始连续两日关停游行路线一带的地铁站、暂停部分港铁线的服务，引来社会舆论反扑。与此同时，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近日建议，政府可考虑引用本地法律《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进行紧急立法，法例规定在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安的情况时，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他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27日，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时未有否认这一可能性。

「又要打警察，转头又有黑社会，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会回到家，又要面对蓝丝的攻击。」

在阿勇看来，这场对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政府不断用制度暴力，你都没办法。你想去地铁站，又把地铁站封了；你想去机场，又申请了禁制令。现在是很卑微的抗争，明知输都要做。”

他觉得，政府的思路一直是“解决我们这帮人”。“你要去解决问题，不是解决这帮人。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阿勇说。

最近，只有谈及一些支持他们的市民的小事时，阿勇才会难得露出开心的样子。他说，自己常常遇到市民帮手，被警察追赶，逃离现场的时候，他常常遇到热心带路的街坊，有地铺老板收留他和其他示威者、腾出空间让他们换衫，还有义载司机送他们离开。“我觉得现在抗争者没什么好开心的了，还好有一些香港人的温情。”但他很快话锋一转，“又要打警察，转头又有黑社会，根本是一派的，打完黑社会回到家，又要面对蓝丝（建制派市民）的攻击。每一日都被人攻击，但都没办法了，唯有继续做了。”

“如果我在法国黄背心（运动），个个都这么勇武，会担心吗？问题是，现在大家都放不开身段去勇武，包括我自己，冲的时候都会有一刻犹疑，对面已经去到无底线的状态了，我们依然有底线，所以无解了。”对阿勇而言，他的底线则是，对军装警察，“唔好打死人”；出于保护市民的心，也可以出手对抗黑社会、甚至破坏黑社会的地头和商铺；但绝不可以伤害普通市民与记者、不可以抢掠商铺。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败，就继续站在这里。好悲哀的故事。

7月中，在精神状态最紧绷的时期，阿勇走在路上，会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防暴就出现在身边，“但最近可能已经习惯和防暴对峙了，都唔会好惊。”参加“和理非”活动，对阿勇而言是一种治愈，818“流水式”集会的那天，他花了5个小时，终于从维园走到了金钟夏悊道。

入夜的夏慤道被游行后的市民占领了，身穿黑衣的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夏慤道中间，有人用镭射笔照射政总高楼。“他们坐在这里很无助，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无助。”阿勇语气平淡地说著。他站在人行道上，嘴上说著，他不理解一大群人坐在夏慤道有什么用。

但他又说，自己也不急著离开，说要再留下看看，看看大家会做什么。

“大家接受不了多年前的失败，就继续站在这里。好悲哀的故事。”

“有少少怀念这里咯。五年前，大家都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日子。大家好似返到旧屋企。前线想保护后排，后排亦想保护前线。如果前线有一班人不走，最后都不会有人走。”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本文中“阿勇”为化名。）

逃犯条例



热门头条

1. 独家专访：那位下跪挡在警察枪口前的传道人
2. “你是香港人来买滤毒罐？”台湾防毒面具相关产品销量上升
3. 818集会：民阵称逾170万人参与，警方数字为12万8千人，示威者最后和平散去
4. 早报：Twitter、Facebook 关停大量来自中国政府、诋毁香港运动的水军帐号
5. “香港之路”：港铁三线市民手拉手成人链 黑夜中照亮狮子山
6. 揭仲：解放军进香港“维稳治乱”的设想和代价
7. 揽炒、新冷战与颜色革命：历史十字路口的香港与北京
8. 澳门反警暴集会不获批，发起人：让更多人知道澳门已经是一个被灭声的地方
9. 梁文道：狼来了——外国势力真的来了
10. 专访朱凯迪：利用黑社会成为镇压机器会成为香港常态吗？

编辑推荐

1. 在加拿大开跑车“炸街”的大陆留学生，为什么反对撑港游行？
2. 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3. 帝国容不下温和派？百年前的爱尔兰自治运动如何走向激进
4. 蔡宏政：党国凝视下的台湾旅游
5. 独家专访：那位下跪挡在警察枪口前的传道人
6. 得票98%的一人特首选举：澳门人为何要关心，为何漠不关心？
7. 专访朱凯迪：利用黑社会成为镇压机器会成为香港常态吗？
8. 饭圈政治学：国家成为爱豆之后，重新叙述的民族主义

9. 大坂G20会议饮食：国宴是宣传执政理念的一种方式

10. 教育游戏如何更好玩，一个未来老师的脑洞

延伸阅读

未成年抗争：他们最漫长的暑假

他们十五、六岁，走上街头，也将朋辈、父母、老师、校长带动起来。这个暑假，“一起成长吧，整个家庭”。

饭圈政治学：国家成为爱豆之后，重新叙述的民族主义

从什么角度讲，最大的“港独”势力不在香港，而在中国大陆？

媒体观察：机场风波后的24小时，陆港舆论走向哪里？

一些中间派或原本支持反修例的大陆网民发声谴责；有人对香港人说：“虽然有理也很委屈，但暴力违法的事千万别做，别中了他们的圈套。‘我不是苛责你，我是想保护你。’”

大陆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消解掉意义感、砸烂光环。就算信息传进来，也要国人相信这件事是假的，是没有道德和价值光环的。”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逃犯条例修订触怒了大批平时不太理会政治、讨厌政客、以“搵食”为先、求安定繁荣，但其实又绝不是完全没有底线和没有常识的香港人。

郑炜：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的香港，为何突然走出社运低潮？

伞后社运气氛低迷，政治高压愈烈，大家为甚么愿意为这个议题走出来，令集体行动踏上一个新台阶？